

致敬,向这群平凡英雄——写在山地救援队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

■陈元邦



接到求助,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。珊珊/图

出电话。于是,警讯即成命令,万家灯火中,他们转身向山,奔赴茫茫黑夜。自从认识他们,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夜晚,我常望向远处群山,想着队员们是否又一次彻夜未眠。我仿佛看见——在溪洞深谷,他们蹚水越石,用担架手手相传七公里,直至伤者抵达生之彼岸;在漆黑悬崖,绳索垂降,一束光忽然照进受困者眼里,那些“从天而降”的身影,让他们从绝望中走出;在无路之夜,甚至雨中,步步惊心,落石随时可能滚落……救援,本就是一次次危险的奔赴。他们不知危险吗?“当然知道,”队员说,“但一个电话就是一个生命。我们必须在两三分钟内报备,半小时内集结完毕。”于是,他们又一次逆着人流,奔向深山。我常在网络上看他们救援的图片:夜色中的一抹救援红,让人凝视良久,心下安然。

我感动于队员身上朴实而温暖的情怀。在这个群体里,有夫妻父子,有姐弟并肩;有下岗工人、的士司机、外来务工人员,也有干部、退役军人、教师、医生、记者……有人亲历队伍成长全程,有人参与救援百余次。可当我问起“您参加过多少次救援”,几乎无人能说出准确数字。“人救出来就好,记那些干什么。”他们笑笑。问及救援中最欣慰与最遗憾的事,答案却一致:最欣慰,是人找到且平安;最遗憾,是人找到,却已失去生命。那一刻,他们眼神低垂,空气也仿佛沉重。

许多细节,至今清晰如昨:为不错

过每一次召唤,有人将报备电话设为置顶,洗澡也将手机带进浴室;家住连江的队员,一报备后就把车开到高速公路口,随时准备出发;谈生意的装修师傅,对客户诚恳致歉:“我们明天再谈,现在我要去救援”;的士司机将车停靠路边,对乘客说:“这一段路我不收费,请您换辆车,我要赶去救人”……于他们,救援是自愿的奉献。

三

我感动于他们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每一个队员都不是孤立的,他们身后都站立着一个家庭,有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。他们知道,救援工作充满危险和挑战,家人们知道前行的重要:于危难之时,总要有救人于危难的人。当队员星夜出发时,他们的家人细声叮嘱,默默相送。此刻开始,家人们的心悬着,开始守望,直到听到熟悉的脚步声。这样的等待,这样的煎熬,对于队员们的家人来说,不是一次、二次,而是经年累月。我总觉得,每一次的救援,不是十个、二十个甚至更多的队员在救援,而是十个、二十个甚至更多的家庭在参与救援。

二十五年,数百次救援,他们婉拒了一切感谢的财物。“我们是公益队伍。”这话在外人听来或许难以置信——无酬劳,却甘愿冒险?但他们不仅去了,还争先恐后。“想赚钱就不会来这里,”他们说,“我们需要的,是社会的认可。”一名队员曾分享:深夜救援归来,打车时不知不觉睡着,司机

赤子丹心照闽江

歌。他出身清寒,却以笔为刃、以志为炬;1895年赴京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回闽后创办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《福报》启蒙民智;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洪流,63岁高龄仍自请担当旗手,带领学生炸弹队打响福州辛亥革命第一枪;年过半百时,为给穷苦同胞开辟生路,毅然远渡南洋。在砂拉越诗巫与当地拉者签下被孙中山誉为“中国对外第一个平等条约”的17条垦荒合约,三批招募福州十邑1118名乡亲,将拉让江畔的蛮荒之地拓为“新福州”垦场。他办报启智如明灯破蒙,投身维新似火种燎原,奔走革命若磐石守志,为侨维权如长桥连情,用一生践行了“非革命不足以救亡,非拓殖不足以聚众”的坚定信念。这份爱国爱乡、开拓进取的精神,早已融入海外乡亲的血脉,成为他们漂泊异乡时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。

纪念馆的诞生,正是这份山海情深的具象见证。20世纪90年代,返乡探亲的老华侨们不约而同地向县里提议:为黄乃裳先生建一座纪念馆,让他的功绩永铭人心。1994年春,县委毅然发出筹建倡议。彼时县财政拮据,资金难题如横亘在前的大山,但县委、县政府的决心如闽江奔涌不息:“黄公当年带领乡亲下南洋,可曾等过万事俱备?”县领导随即率队勘址,最终选定台山麓——此地华侨瞰梅溪汇入闽江、浩荡东去,正是当年先辈扬帆出海、走向世界的起点。

筹资之路,更是一场撼动山海的侨心接力。一封《致海外闽清乡亲书》载着故乡的呼唤,飞越重洋,抵达东南亚的橡胶园、伐木场与街巷餐馆。回响之热烈,至今思之仍令人动

容:县财政挤出60万元启动资金,城关村无偿让出近八亩土地;印尼侨领黄双安,马来西亚侨贤刘会干、张晚卿等乡贤率先垂范,慷慨解囊;无数普通侨胞亦倾尽心力,工人积攒血汗工钱,小店主省下微薄盈余,华校学生义卖纸花攒下分毫……涓涓细流终成江海,短短三月便汇聚240万元善款,由刘会干先生亲自带回。“这是侨胞对黄公的感恩,更是为故乡‘立碑留根’的夙愿。”那一刻,在场之人无不动容——这哪里是捐款,分明是无数游子捧出的赤诚之心,是血脉深处对故土最沉的眷恋!

1995年底,纪念馆庄严落成。三层主楼飞檐雕梁,背倚台山叠翠,面朝闽江碧波,卢嘉锡先生手书馆名庄重生辉。园中四季花卉轮转绽放,静静守护着这份厚重的家国情怀。主馆后方,一座典雅回廊亭与之毗邻,这是为纪念黄乃裳胞弟、甲午海战中任“致远”舰副管带、与邓世昌一同殉国的民族英雄黄乃模而建的“乃模亭”。“乃模亭”三字清峻端庄,由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题。一位是远渡重洋、开埠兴邦的侨领,一位是血战海疆、以身许国的将领,黄氏兄弟在故乡山水间再度“相聚”,并肩守望家国,铸就了精神相续的动人佳话。

在讲解员的引导下,我们步入主馆一楼大厅,正面墙上“侨史留芳”四字光彩夺目。展厅以“左海先贤,南天侨光”为主题,分为三部分:一楼追溯黄乃裳先生早年求索与南洋拓荒的艰辛历程,二楼展现其投身革命与晚年造福乡梓的肝胆赤诚,三楼聚焦闽清籍华侨的卓越贡献。我驻足光影剧场,光影交错间,“新福州”垦荒

【瞬间感悟】



我与梅溪有着化不开的情愫!我的故乡位于闽清县黄石村,弯弯的梅溪穿过山村。从远处望,梅溪像嵌在绿色帐幔间的一根银弦,河的四周渺无人烟,叠叠青山与人在水中相照,更添几分宁静。高山呵护着溪水,溪水从不枯竭。我的童年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度过。

我家的祖屋位于黄石村的半山坡上。童年时代,我常沿着崎岖山路往下走,没走多远,就可以看见山谷间有一个岔口,一道溪水从岔口处冒出,浩浩荡荡地汇入梅溪。再往下走几步,一望无际的沙滩便呈现在眼前,沙滩上有许多条小溪汇入梅溪。

在那无忧无虑的年代,我喜欢躺在沙滩上,头枕着芳草,望着蓝天上朵朵白云,听着溪水撞击石头所发出的欢快声音,悠然自得地哼起快乐的家乡民谣。

故乡的梅溪带给我们许多快乐,她是全村人的命脉。赤日炎炎,禾苗嫩嫩待哺之时,她总用丰沛的清泉汨汨流向众生的心田,在这片土地上,我爷爷的爷爷,奶奶的奶奶,都在这生长、更迭,他们就像梅溪边生生灭灭的竹子。

悠悠岁月,梅溪悄悄地伴随着我的成长。我喜欢放学后,跟小伙伴来到梅溪边。站在沙滩上,只见梅溪一路喷珠溅玉,溪流中的鱼儿,乐得其所,嬉戏在天堂一般的梦境里。也许是鱼儿的兴奋感染了我们,我和小伙伴赤着脚,挽着裤脚开始戏水。霎时,欢声

笑语,水花四溅,阳光跳跃在水面上,仿佛唱着加油的节拍。梅溪也许是受我们情绪感染的细致灵巧,爱她的温柔多情,爱她的波涛汹涌,爱她的桀骜不驯。

长大后,我随父母来到福州城区,梅溪时常出现在我梦中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梅溪那碧绿的波涛,驮载过我情怀的喜悦;梅溪那豪放的奔涌,赋予我喷泉般的激情;梅溪那潺潺流淌的柔情,撩拨起我对往事的寻觅……

近年来,闽清县以梅溪流域综合治理为目标,树立用绿水青山造福四方百姓的理念,投入大量资金,建设防洪岸堤,修建和恢复河床,建起生态水系保护系统,精心打造梅溪两岸生态景观带,探索河长制工作机制和智慧化管理深度融合,让河流造福于民,持续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迈着轻快的脚步,行走在故乡的梅溪岸边,能清晰地看到鱼儿在水里悠闲地游动,草木在春风的吹拂下,频频向我招手致意。

前段时间,我回到永定区古竹乡老家的土圆楼——钦鑫楼,久久凝视着天井坪中央的那棵五色茶花树,它依然高大壮硕、生机勃勃,默默伫立在偌大的庭院内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向世人诉说着岁月如歌的故事。

我抬头望着这棵茶花,往事历历在目,内心五味杂陈。它最初是爷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栽种在老宅北二楼的门坪,后来由于整楼族人搬迁至钦鑫楼,父亲把它移栽到土圆楼的正中央。细细数来,它的树龄已接近五十岁,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已经生长了半个世纪,寒来暑往,饱经风霜。

当年,爷爷在北兴楼门坪用石块砌起一个近半米宽、半米高的圆筒形花池,栽下一棵幼小的茶花树苗。那时候的我天天关注着它,浇水、捉虫,拿着树棍拼命追赶着欲侵害它的鸡鸭和猫狗。后来,为了防止它受到伤害,我找来几根竹子,捡了几根杉树枝条,做了一圈结实的“防护网”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那棵茶花树跟我一样慢慢长高、慢慢长大。

随着外出求学和参加工作,我慢慢地把它给忘却了。突然某一天,回乡的我惊讶地发现它竟然长成了一棵比我还高出许多的“大树”,那一簇簇、一串串的红、粉、白的花朵挤满枝头、竞相怒放,数不胜数的、硕大饱满的花蕾点缀其中,花瓣层层叠叠,颜色浓淡交映,形态优雅,站在它的跟前,颇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美的享受。一棵茶花树怒放着娇艳欲滴的各色花朵,惊艳了十里八乡,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,引来许多人围观赏玩、驻足拍照。

从老宅门坪移栽到土圆楼内,圆形花池的直径也从半米变成了两米,而且茶花也长成了近两米高,树冠覆盖方圆近两米的区域,愈发显得郁郁翠绿、生机盎然。楼里的婶婶、嫂嫂们在茶花树底下栽种了鱼腥草。鱼腥草长高了,开出许多小白花,与树上硕大的花朵相映成趣。此时的土圆楼早已养成不准放养鸡鸭和猫狗的习俗,当年

■林朝晖

笑语,水花四溅,阳光跳跃在水面上,仿佛唱着加油的节拍。梅溪也许是受我们情绪感染的细致灵巧,爱她的温柔多情,爱她的波涛汹涌,爱她的桀骜不驯。

长大后,我随父母来到福州城区,梅溪时常出现在我梦中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梅溪那碧绿的波涛,驮载过我情怀的喜悦;梅溪那豪放的奔涌,赋予我喷泉般的激情;梅溪那潺潺流淌的柔情,撩拨起我对往事的寻觅……

近年来,闽清县以梅溪流域综合治理为目标,树立用绿水青山造福四方百姓的理念,投入大量资金,建设防洪岸堤,修建和恢复河床,建起生态水系保护系统,精心打造梅溪两岸生态景观带,探索河长制工作机制和智慧化管理深度融合,让河流造福于民,持续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迈着轻快的脚步,行走在故乡的梅溪岸边,能清晰地看到鱼儿在水里悠闲地游动,草木在春风的吹拂下,频频向我招手致意。

【风雅闽都】



那棵茶花

■苏冠生

这棵茶花饱受它们侵害的场景已不复存在。

宋代诗人周麟之在《西园堂榭落成》诗中写道:“花梢日上雨痕乾,冉冉香风破嫩寒。眼底便知红紫近,每逢佳节日,我回乡之时,都必定驻足茶花树前,仔细观赏花朵,静静地感受它暖阳下的美好。

20世纪90年代,我们这个小村住的人们都非常喜爱茶花,在房前屋后种下不少。那时候的村庄,处处可见茶花,每年花开如海,美得 not 似凡尘。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,村里的人口一波波往外迁,疏于管护的一株株茶花逐渐消失了,唯独剩下土圆楼内这棵高大的茶花,因此显得格外珍贵。常言道:“一花传三代,人走花犹在”,这茶花如同家人一般,伴随着整个家族各年龄段的孩子一同健康成长。爷爷当年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,却生动诠释了“一花传三代”的美好寓意,这棵茶花已成为我们家族的“传家宝”。

岁月如梭。如今,我也已步入中年,而这棵茶花却盛放得愈发华丽,一树花开,美得超乎寻常,令人无比艳羡。清晨,当一缕金灿灿的阳光照进土圆楼天井的大坪,我看着这棵仙气飘飘的茶花,就会觉得幸福就在眼前,生活充满了美好。

【我思我想】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